

北疆文学丛书

7.5

情未了

单 子

责任编辑：谢 树、牛 耕

封面设计：王希弟

插图：杨 沙

情 未 了

单 子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双鸭山市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12/16·插页2·字数132,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3,800

统一书号：10093·473

定价：0.50元

内 容 提 要

十年浩劫中，青年美术爱好者邵光的父母受到迫害，自己也遭到了不幸。这时，心地善良、娴静美丽的姑娘单小媛，默默无闻地帮助了他和他的全家。在患难与共的生活中，两个人订下了海誓山盟。但是，当邵光的父亲官复原职之后，他和小媛的关系竟发生了变化，另与小媛的同父异母妹妹产生了新的“爱情”……

小说构思精巧，感情深切，文笔细腻，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第一章

陌生人

从天津东站天桥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下来一个年轻姑娘。一身深蓝色冬装没能掩住她那苗条秀美的身姿；米黄的圆领毛衣衬托着一张被阳光染得红润的面庞。她不声不响，手提着沉重的旅行袋，肩挎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仿佛心上也在沉重地掂量着什么，随着前呼后拥的旅客好歹挤出了站口。

姑娘扑闪着怯生生的目光，朝那些拥在出站口吆喝着迎接亲属和朋友的人们望去，心中愈发增添了几分孤单惆怅之感；这里不会有什么人来接她。

她从天津车站下车，不是回家探亲，也不是因公出差，是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寻找一个陌生的人。

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她找到了24路公共汽车站。这趟车直接可以开到她要去的虹桥区。汽车行驶中，她无心观赏解放桥下蜿蜒的海河，也没有留意劝业场附近的繁华景象，心中只是急切地盼望着早些见到那个人。

费了好大的周折，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终于打听到了那个人的住处。几个好奇的孩子围上来，用一种狐疑的目光注视着她。她觉得很纳闷，迈着忐忑的步子走下一幢破旧楼房地下室的台阶。甬道里混浊的空气夹着一股刺鼻的恶臭呛得她简直喘不出气来。她回过头去，看了眼拥在台阶上的几个孩子，听见他们在嘁喳议论：“找疯大姐的，她怎么不害怕……”

蒙着铁丝网的不大的窗户，透下来幽暗的天光。室内除了一张板床，剩余的地方就不多了。床上并没有人。姑娘凝聚目光搜寻着，她发现在堆着杂物的墙角翘起毛烘烘的一团东西。同时从这个地方发出“啊——”的一声尖叫，随着叫声，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黑影忽地跃起向她扑来。姑娘没提防，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个踉跄退出门来，跌坐在残破的台阶上。她又冷又饿，只觉心脏不规律地跳动起来，实在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见这个已经失去了理智的可怜人。

“啊，我也要疯了……”远在北大荒的难友邵光发自肺腑的痛苦呻吟伴着眼下黑屋子里时哭时笑的颠狂声音，同时响在她的耳畔。

那是在冷风肆虐的山林下，她——单小媛给邵光送去了一封远方来信。这封信带给邵光的不啻是雷殛电打般的打击。信，是邵光姐姐邵梅的手笔。通篇是一堆混乱的词句，他的姐姐，用她那紊乱的思维，书写了一封邵光只能去猜想的信。她告诉弟弟邵光，他们的妈妈，因为爸爸重大的叛徒案受到牵连，也被抓了起来。当邵梅写到妈妈硬被拖到街上

时，她的语言混乱了：“妈妈让汽车给吃了，吃得一点儿也没剩下。”

邵光看着姐姐用时而明白，时而糊涂的语言写来的信，嘴角痛苦地抽搐着。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一个姑娘面前，竟然失声地呜咽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谁，还有谁呵……”

“邵光，快跑，他们要抓你了，快跑哇！”黑屋子里传出来惊恐的叫声，把这个善良姑娘从凄楚的回想中唤醒。小媛不禁暗自谴责起自己的胆怯和动摇来。要探望邵光受苦难的姐姐，是她早已暗暗许下的夙愿。为此，她这次回苏州探家，竟不顾妈妈苦苦的挽留，提前乘车北上了。而今，面对着这个仅仅靠着好心的邻人不时供给点吃食勉强维持生命、病狂日益加重起来的姐妹，能忍心从这里逃走吗？小媛捂住怦怦狂跳的心胸站了起来，挪动着沉重的脚步，壮着胆子又推开了门。

邵梅经过一阵歇斯蒂里的发作，累了，蜷缩在墙角。她身上裹着一床破棉絮，愣怔着圆溜呆滞的眼睛向她伸出污黑的双手，疲惫不堪地说：

“你们，你们要我怎么样？”

小媛倏地感到满脊梁骨汗毛发疼，头皮发麻，她使劲地稳住神，回答道：

“我，我是从邵光那儿……”

“嘿嘿，嘻嘻，哈哈……”邵梅挣扎着站立起来，朝小媛咧开嘴笑着，笑得这么瘆人。她向前冲出一步，突然敛

住了笑声，眼里闪射出两道失神的凶光，厉声地嚷道：

“邵光？你们把邵光害了，又来找我，为什么？为什么呀！说！”

小媛随着逼近的脚步，惊慌地后退着，连连说：

“梅姐，你，你不要吓唬我，我，我是从邵光那儿来，你弟弟让我来……”

邵梅驻足，前倾着身子，站不稳似地摆动着，说：

“让你来干什么？”

“让我来看望你，问候你。”

“哦，问候我！”她后退一步，“这么说，我冤枉你了！”抬手拍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子，无比虔诚地说：“我斗私批修，我罪该万死！”她瞪着小媛畏缩地向后退去，接二连三地左右开弓，抽打着自己。每打一记耳光，便颤着声说一句：“我是臭老九，我是狗崽子……我是走资派大叛徒……我烧了国会大厦……”

小媛又怕又怜悯。她望着这个神经失常的人猛烈地抽打着自己脏污而瘦削的面颊，不禁辛酸地叫了声：“梅姐！”扑上去抱住了邵梅那双有股蛮劲的胳膊，扶她坐到床上，掏出手绢儿揩着邵梅的脸：

“梅姐，梅姐，你不能这样……”

邵梅听这么一讲，拉住了仍然余悸未消的小媛，指着自己的鼻子破涕为笑，说道：

“你是说我疯了吗？我没疯！”她的臂膀向窗外连连挥动着说，“他们，他们才疯了呢！他们疯得到处吃人，还让汽车

吃人……我的妈妈让汽车吃了……”说着，她象孩子似地呜呜咽咽地抱住小媛哭了起来。

小媛发现转机，骤然心中一亮，连忙安慰她说：

“妈妈在，没有给吃掉，离你这儿不远！”

这话，邵梅却是从来没听到过的。也许因此触动了邵梅那被严锢了的思念，只见她呆板的眼神中跳动了火花：“妈妈，我要妈妈！”哇地搂住小媛，又放声嚎啕起来。

“咱们去看妈妈。我领你去，领你去！”小媛象哄孩子似地说着连自己也茫然的空话。但这样似乎使邵梅的情绪安稳了许多。她从那双有力的手臂中挣脱了出来，想给这个可怜的疯姑娘取些东西吃。当她转身时，却又被邵梅狠狠地抱住：“不让你走，不让你走！”

“我不走，不走的，咱们该吃饭了。”

邵梅仍然搂抱着她，小媛就依着她一同挪到提包跟前，取出一盒南式糕点。

当邵梅贪婪地往嘴里填着的时候，小媛这才重又感受到难耐的刺鼻恶臭。她挽起袖子，开始打扫起这间阴暗、潮湿的“人间地狱”来。她把锅碗瓢盆全都刷洗过，烧了水，为邵梅洗过头，待到上灯时分，这间屋子显然象换了个新天地。邵梅也换上了干净衣服。人间的温暖重又回到了她的身边。这对她破裂了的思维，有着何等奇妙的功效呵！邵梅重又服起药来。晚上，这姐俩就睡在一张床上。

小媛在病人和邻人们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好感。几天来，小媛没明没夜地使出全身力气，在搭救着一个落进苦

海、就要没顶的人。她的深情厚意，仿佛无数根纤细的银针，透进了邵梅麻木的神经，产生了一个新的刺激，使这个不清醒的人至少复活了一束清楚的意识。邵梅象是在茫茫的大海里抓到了一只可依靠的方舟，无比信赖地紧贴在小媛身旁；虽然，有时眼里还流露出几丝惊悸和颠狂来。

小媛为邵梅的康复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经过耐心的说服，邵梅同意跟着她去精神病院门诊。谁知道，一走到路口，远远看见小汽车驰来，邵梅惊恐地捂住脸，死命地往回跑。小媛明白了原由，好生责备自己粗心大意。只得又费了半天唇舌，找来辆三轮车，把周围蒙起来，好歹才算把邵梅拉到了医院。经医生检查和耐心的诱导、交谈，终于弄清了邵梅的病因和病情。医生对小媛详细作了介绍，说患者属于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治疗的办法光靠药物还不行，更重要的是精神安慰和诱导。她想妈妈，如果设法使她见到妈妈，便会造成一个条件，形成一个新的刺激，使混乱的思维得到调整，可望出现转机。

小媛决计要为邵梅找到妈妈，可是妈妈在哪儿呢？

第二章

春芽

邵梅的邻人从小媛的作为中，很容易地窥见了她的真心，谁不对这个比邵梅的亲妹妹还亲的人发出啧啧赞叹呢？所以她能够得到邻居们更多的帮助。终于，人们偷偷地帮她打听出了邵梅妈妈的下落。

邵梅的妈妈梁素云在审查中，由于心脏病严重发作，专案组见她要死，允许保外就医，住进了市里的一家医院。

哪儿都有好心人。邵梅的悲惨遭遇，使医护人员产生了恻隐之心，为小媛、邵梅和妈妈的相见提供了莫大方便。

梁素云自己也是医生，而且是本市一个大医院的产科主治大夫。虽然她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却没能防住自身爆发一阵阵的昏厥和心绞痛。这个一向干练坚强的人没想到自己竟变得这么脆弱；就象她受不住意外的打击那样，意外的喜讯也使他难以承受。当邵梅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梁素云就几乎休克过去。她怎么能放心只丢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姑娘，守在被突然查抄一空的家里呢！邵梅一头扎到妈妈的怀

里，母女俩一同放声吐出积郁的怨苦。幸而泪水可以洗刷百结的怨肠，要不，岂不把人活活憋死！

乐极而生悲，然而不是也有否极而泰来吗？梁素云见到女儿邵梅一身整齐，泪花里溢着憨笑，那情态，倒使她感到安慰。

大哭一定触发了强烈的感情，并且由此也在调整着邵梅的大脑功能吧？不然，她和妈妈久久地抱头恸哭之后，怎么竟变得清醒多了呢？这时，她扶住妈妈的肩头，抽抽噎噎地说：

“想不到妈妈住进了医院，我还当是昨天你让汽车给吃了呢！”邵梅象是如醉方醒，但还说着胡话。

梁素云听了好不诧异，不由得问道：

“昨天？梅梅你莫不是……”

小媛在邵梅身后连连使眼色，做着手势，指指邵梅的后脑勺，在空中乱画着圈儿。梁素云明白了什么似的，没有点破邵梅的这一层蹊跷。

“嗯，是昨天，你忘啦？到晚上，小媛妹妹就来了。她就是小媛妹妹，从邵光那儿来的。”邵梅转身把呆在后头忐忑不安的小媛一把抱住，拥到病床跟前，说：“她比我自己对我还要好！”

“姑娘，你真是从邵光那儿来的吗？是昨天到的？”梁素云坐在病床上，拉住小媛的一双手问。她被女儿没星秤似的一番话，弄得满脑子一锅粥。

“阿姨，我来了快半个月了。”

“你和邵光……”梁素云惊异地瞪大了眼珠，瞅着小媛那张纯真的象鲜果子一般美丽的面孔，底下的话没问出口。

“邵光同志和我在一台拖拉机上工作过。他的困难也就是我的，我很愿意趁探亲的机会，顺便代他看一看家，也好让他放下心来……”

不知怎的，小媛刷地一下打耳朵根红了上来。她擦了把汗——入夏以来热得早，热得猛，出些汗也是自然的。然而邵梅的妈妈却从姑娘谈话时那异常的眼神里，发现了她很想知道却没有问出口的东西——那是捂不住的爱情的火花。意外的发现增添了新的喜悦。梁素云十分喜爱地上下左右打量着这个娴淑的姑娘，竟自觉得病也好了大半，再也合不拢那张厚厚的嘴唇了。

“姑娘，阿姨是个直性子人，你也不必瞒我，看样子你和邵光……”

“我，我同情他。”小媛不好意思地赶紧抢着插上一句话。

“光是同情吗？”

小媛被这个爽直的妈妈问得心慌意乱，不知如何答对，只是拽扯着手绢的一角，嚅囁地说了句不明不白的话：“也，也有同情，当然……”

小媛不知道怎么样来叙述她和邵光之间的关系，也就在“当然”两个字的后面留下了一串删节号。

那是在秋雨后、初雪前的季节。北大荒无垠的沃土，披上了盛装，再次为农场战士们带来的欢乐是殷实的。一年辛

劳结成的金灿灿的大豆、红艳艳的高粱，如果不是用机械收割，那是不可想象的。拖拉机手单小媛也和收割机手们编成了班组，驾驶起收割机来。象楼房似的庞然大物，轰隆隆地张开巨大的嘴巴，不知饥饱地吞噬着成排的豆棵，纵情地往跟随的卡车车斗里喷吐着金黄的大豆溪流。

农时不等人，抢收抢种时节，总是歇人不停机的。中午时分，单小媛他们刚由另一班替换下来，就扬起了咋咋呼呼的议论和戏谑的笑声了——年轻人的精力是令人叹服的呵！

文静的小媛却就着沟上的土坎，倚坐在松软的草叶上，搭起伸直的双腿吃着包子；她把她思索的目光投向远处模糊起来的端直垅沟，琢磨着收割的质量。

自幼过惯了俭朴生活的单小媛，对于任何抛撒，总是心疼的。瞅着“剃”净的田地，她那张愈是曝晒愈发红润的面孔，这时浮现出踏实、快慰的笑容来。

年轻人休闲时候，总好饶舌。不光男孩子们对女孩子品头论足；有些女孩子，也会私下里议论她们感兴趣的异性，不过往往是冷讽再加上热嘲。眼下，他们议论的对象是在排水沟那边依着桦树干作画的邵光。他一向少言寡语，离群索居。为此得到了一个脱离地球大气层的“人造卫星”的雅号。

小媛对邵光的了解，并不比对人造卫星了解得更多些。他们相处虽然不止一年，春播时节，还在一台拖拉机上劳动过，可邵光就象个嗑不动的榛子，总跟人家隔着一层硬壳，叫人见不着心。不过跟他商量起事情来，倒也蛮温和。小媛

暗笑这个小伙子有种多余的自尊心，原来这个孤傲的人喜欢让别人先招呼他，主动跟他讲话的呵！邵光也有他讨人喜欢的地方，不论他在什么时候，干着什么活儿，也不论多脏多累，在这个中高身量的年轻人身上，总散发着浓郁的富于思想的艺术气质。这种生动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可能是他的帽沿前头有意无意总蓬出一绺自然弯曲的浓发（这蓬别致的黑发，几乎遮住了他明彻而富于思索的目光，烘托出他敏捷的才思）；也可能是任什么衣服到了他的身上都显得贴切合身（比如，蓝色劳动布的工装夹克，套在他结实的胸背上，就有股子擅长技术的素质）；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因素，这可很难说清楚了。

当他头上叽叽喳喳的同伴们摸出扑克牌，摆开阵势准备开战的时候，小媛抬起身，迈过沟坎朝着那棵银亮银亮的桦树跟前走去了。她慢慢地走到邵光的背后，轻轻地俯下身去，专注地瞅着画板。邵光正在为那幅肖像作最后的润饰，完全沉浸在笔下的那双使他动心的眼神中去了。也许专注的感情会发射一种可以触动对方的生物电波，邵光象感觉到了什么，下意识地回过头瞥望时，目光正好触到一双晶莹的眸子，距离是这样贴近，他不由得颤抖了一下。

“真好看！”

听到这样悦耳的赞美声，邵光不禁欣喜过望了。他控制住画笔的轻轻抖动，没敢接触对方的目光，一边机械地搓着抓笔的手，一边瞅着她耳边的发丝，问道：

“真的吗？”

“谁还骗你?!画的谁呀?”

“是——远方的朋友。”邵光的目光狡黠地忽闪了一下。

“哦，远方的朋友。”小媛理解了什么似的。

邵光望着眼前这位姑娘的面庞和画中人的神韵如此相近，笑了笑说：“这是凭着我对她的记忆画的……”他赶紧作了解释，免得小媛多心。

小媛却毫不在意地说：

“你对她记得很细呢，真是……”话没说完收住了。这样和一个小伙子说起男女之间带有感情色彩的话，小媛觉得面庞儿有些发热了。她忙改了话题，说：“画的很有神呢!”

“你很会欣赏。”邵光兴致勃勃地说，“而欣赏是一种审美能力的表现。你喜欢齐白石的画吗?”

“我知道他，虽说我们家乡产虾，可是他画的虾比真虾还要可爱得多!”

“是呵，他曾经讲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要的就是神似。”

邵光和小媛在谈画的时候，打扑克的那几个人朝这边吆喝道：

“喂喂，这里三缺一，你们谁过来凑个对手?”

还没等到小媛回话又听到高一声低一声地议论道：

“没看见，正黏乎着呢!”

“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点不假!”

“干吗这么损人家，穷开心，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嘛!”

邵光十分恼火，他面颊肌肉颤动着，嘴唇直哆嗦。只是

为了照顾小媛的脸面，忍了又忍，才没有发作。年轻人常常有一种近乎于叛逆的性格，越是人们反对什么，他就越发固执，以维护自己的感情巢穴。邵光便是这样。他清了清嗓子，故意提起声气对小媛说：

“你觉得画的这个人美吗？”

小媛咬紧嘴唇，隐忍着来自沟那边的羞辱，犹豫中正要悄悄走开，听到邵光发问，侧转脸轻声应付了一句：

“挺好看的。”

“也许是这样，”邵光把画举在面前，眼睛却不无蔑视地闪向壕沟那边，骤然调门升高八度，说道，“不客气地说，目前在我们同类中，这是少有的美了。”他转向小媛问道：

“你喜欢吗？”

“挺喜欢的。”

“那就送给你吧！”

.....

这幅画一直伴随着小媛，“邵光”也就在她的心头植下某种动人的印象。她每每为这个画上的姑娘感到高兴，并且为“她”祝福。你看，他用了多么细腻入微的感情之线，把他们的爱牢系在心啊！

然而，大家对邵光却知道的很少。他从不和任何人谈家庭，谈朋友，谈思想，他的身世对连里同志们来说，简直是个谜。

终于有一天，这个谜揭晓了。

两个外调的人，不远数千里来到了三江平原，找见了邵

光。小媛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一席谈话。

那天早晨，雪后的刀子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得人下巴颏子发僵、生疼。小媛踩着格吱吱的雪路，去工具间取备用的火花塞。这是离连部不远的一排瓦房。挨着工具间的屋子，有时也用来当会议室，和工具间只隔着一堵泥巴墙壁。

“我是一直跟着爸爸妈妈生活的，我很尊重他们。”

这是邵光的声音。他们的谈话，可能有一阵子了。

小媛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不知为什么，竟抓住冰冷的火花塞，凝住了似地伫立在泥墙这厢，屏住呼吸，谛听了起来。

邵光用他低沉徐缓的声音，在回忆着那段颠狂了的生活。这时他不由得痛苦地打了个寒颤：

“正象你们说的那样，不久，大概是穿棉衣的前后，我退出了造反组织。”

“为什么？”一个天津口音的中年人插话问道。

“很简单。我们在学校地下室审讯校长和老师的时候，有人蘸着老师的血在粉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

小媛的心一下子蹦到了喉咙口。她在想，邵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对爸爸讲了这些事。”

“对！他怎么说？”这是一个急躁的声音。

“爸爸劝我离开这个组织，说这不是在革命。”

“那是什么？他怎么说？”

“爸爸痛恨这种野蛮的行为，这是给革命抹黑，坚决让